



萬葉譯文新輯

老 闊

高爾基著

適夷譯

萬葉書局

上海萬葉書店印行

高適
爾夷
基
著譯

萬葉
譯文
新輯

老

閑

萬葉書店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廿日印刷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初版

萬葉文新輯

老 關

(傳自篇中)

印	發	主	譯	原
刷	行	編	述	著
者	者	者	者	者

萬	錢	索	適	高
葉	君			爾
書				
店	甸	非	夷	基

印翻准不・權作著有

所行發總

店書葉萬

號九三里慶寶路滄天海上

編者獻辭

我主編這些刊物，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，深的意義，以及過甚的敬求和願望，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，想替作者奠新的基地，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，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，替新中國栽種一些新的花木罷了。

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


老 閻 之 像

老闆人物表

我——作者（曉舌家）

華西里·賽門諾維基·賽門諾夫——老闆

雅可夫·亞杜火夫——雅夏；雅西加（響鈴兒）——童工。

派衛爾·鐵根——派西加——工頭。烘工。

庫金——老工人。

沙西加·格拉西加——掌櫃。

華諾克·烏拉諾夫——工人。

奧西普·夏朴諾夫——工人。

亞庭亞杜西加——童工，雅可夫的哥子。

米羅夫——大兵，當大兵出身的工人。

愛果爾——哥薩克人，老闆的心腹。

尼基泰——蒸工。

鐸諾夫

科西諾夫——別家麵包工場主，老闆的朋友。

萊西喬夫——工人。

耶科夫·維西紐夫斯基——工人。

白西根——工人。

老闆娘

格拉斐拉，格拉西加

娜蒂加

沙菲·勃拉娜——（貓頭鳥）

老闆的妾

老闆

……疾風向地面吹刮，捲起淡灰色的粉雪。散了捆的乾草，和菩提樹的薄皮，在院子裏滿地亂飛。院子當中站着個圓胖大漢，穿件蓋腳面的韃靼棉袍，赤腳套着一雙高幫的橡皮鞋，兩手疊在大肚子上，兩隻大拇指骨碌碌地轉動。突然，他楞起一對右邊綠色、左邊灰色的眼睛，向我望來，大聲說：

「回去，回去——沒有活兒，十冬冷月，還有什麼活兒幹？」

腫胖無鬚的臉，扳起來，叫人一看就生氣；上唇有幾根白花花的小鬚，抖動着。下唇望下直沈，露出細密牙齒。十一月的風，狡猾地吹動他那禿頭上僅有的幾根淡毛。長袍下截被風吹起，直到膝蓋上，露出一對滑膩膩有幾根黃毛的小腿，像雙酒瓶，他沒有穿

襪子。他那不體面的模樣，和一隻綠眼中略帶害羞的神色，引起了強烈的好奇心。我反正閒着，就想同他搭訕搭訕。

「你是這裏的傭人麼？」

「叫你回去，多問什麼！」

「不穿襪子，會傷風的呢……」

他眉毛裏一塊紅斑向上搖動，眼睛奇怪地一閃跟跌踉似的向前俯了俯身子：

「你還多講麼？」

「傷風會丟命啦。」

「還有麼？」

「完了。」

「什麼，完了！」他輕輕一說，停止了拇指的轉動，把手掌攤開，鄭重地撫摩腰部，向我發起氣來：

「你說這話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沒有什麼意思……你帶我見見華西里老闆麼？」

他吁了一口氣，把綠眼向我直盯着說：

「老闆就是我……」

我的希望可斷了。風刮得更冷，這傢伙也顯得更爲粗暴：

「怎麼着！」他發出大聲，嘲笑地。

「這使是你所說的傭人麼？」

終於，他站到我貼身，仔細瞧，許是喝醉了酒。眉心那塊紅斑，長了一撮黃毛毛快碰上眼蓋。而且他那整個的模樣，使人想起一隻大得可怪的，長得不周全的小雞子兒。

「回去吧。」他噴出一股酒味，把短手臂一甩。神氣是和軟了一些。那隻捏緊拳頭的手，也使人想到一隻口上塞着塞子的香檳酒瓶。

我別轉身子，慢吞吞朝大門走去。

「喂，一個月三個盧布幹不幹？」

我是一個體格強實，年方十七，會讀會寫的青年，難道爲了一天十個銅子就替這

麼一個肉豬似的酒鬼幹活麼？但冬天可不是玩兒的，沒辦法，祇好忍着氣說：

「就這樣吧。」

「有身份證沒有？」

我把手探進懷裏，老闆像潑去水似地把手一揮。

「得得，交把工頭那兒去，就在這邊……去，問沙西加就得……」

兩層樓房，黃色斑剝的牆，一所門臺，門上儘開着裂縫，掛着一個銅把手。我進了門，穿過麵粉包，走到一個窄狹的角落裏，角落裏送出一陣酸溜溜的，半生的鮮湯味。忽然，聽見院子裏發起一種怪聲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拍撻拍撻的，喘着氣，我把臉湊在門縫上向外瞧。像有人牽一條瞧不見的繩子，趕馬兒什麼的牽着他。裸的腿肚，圓膝蓋閃動着，肚子跟下頰搖呀搖的，像魚兒似的圓着嘴。尖着脣直喘氣。

「呼……呼……」

院子很窄，到處搭着一些給夥計們住的耳房，每間房子門上掛着一把狗頭似的大鎖。雨打日曬的木板牆上，露出整幾十個木眼子，睜着死人似的眼。院子的一角，糖桶

堆得屋簷高，圓的桶口，每隻口裏突出一些草葉。——說是院子，倒實在是一口投破爛垃圾的洞穴。

稻草屑和樹皮片亂飛，鏢花屑滾滾的轉，在這個亂糟堆裏，一個肉豬似的怪傢伙笨手笨腳跳來跳去，套鞋底踏着沙土，像在玩兒什麼的。搖着肥肉跳呀跳的，大聲喘着氣：

「呼……，呼……」

不知哪個角落裏，一羣豬送來一陣怒冲冲的刺耳的叫聲，跟他應和着。另外的那個角落裏，馬兒哼着鼻子踏蹄。樓上窗口，送出一陣女子的淒涼的歌聲：

有什麼不高興呢，未婚的大君，

沒神沒氣地離開了我呀？

風鑽進桶口邊，把稻草攪得直響，木片什麼的，慌慌地打起小鼓來。倉頂棟椽上，抖擻擻蹲着一隻灰鴿子，淒淒的啼。

一切都活着一種奇怪的，空洞的生活在活着。而這一切的中心，一個跑跳着，抹着

汗，急喘着的，是我剛纔見過了的那頭怪物。

「我可鑽進一個怪地方來啦！」我覺得有點窘起來。

在地室中，每扇窗子，外邊都張上粗陋的鐵絲網。圓的屋頂裏，籠罩着一股濛濛的蒸氣，中間混雜一種粒狀煙草的煙霧。半明半暗的窗玻璃上黏着泛了色的厚紙，外邊濺上了泥污。屋角到處掛着破了的蛛網，像破布似的，沾上了許多粉屑。聖像龕子似的一塊黑色的四角形裏，也罩上了灰色的一層。

一隻低的大烘爐裏，霍霍地耀着金黃的火光。烘爐面前，一個鬼似的翻着身子，響着長柄火鏟的，是麵包工人派西加·鐵根，這工場裏的頭兒。矮個子，黑頭髮，鬍子分做兩絡，牙齒白得耀眼，穿一件絲棉短褂，不束帶子，袒着胸脯，胸間的鬚毛長成美麗的圖案，使人想起瘦小活潑的菜館裏的跳舞人。看他那伶仃的雙足，穿着一雙鐵鑄似的累贅的草鞋，多叫人擔心。不時地從他那兒發出一種尖銳的叫聲，響徹在屋子裏。

「好好兒幹呀！」他用手掌拭一把披着黑髮的額上的汗，這樣的叫，接着便添上

一些垃圾的囁舌。

牆邊的窗子下，放一條長桌子。一排兒坐着十八個工人，每個人做着同樣的動作，製着一磅十六枚的B字形小麵包捲。桌子對面，有兩個工人，把一條長長的有彈性的粉條，很快地，用純熟的手勢，切成每個大小一律的團塊，在桌子上滾着，送到工人們的手邊——快得幾乎眼睛來不及瞧清楚。工人們把粉塊搓長，結成B字形。用手掌一拍。滿工場不斷地祇是那輕輕的拍撻聲。我站在桌子的另一邊，把做好的麵包捲，排在樹皮上；學徒們再從我這邊捧去排滿的樹皮，拿到蒸的地方去。蒸的工人把生粉放在沸鍋上，經過一分鐘，再用銅勺子掏出放進長的銅盒子，重新把這滑膩燙手的粉塊排在樹皮子上。烘的工人又把來放在烘爐前，疊在盤子上，弄乾了，很輕巧地放進烘爐裏。從烘爐裏拿出來，皮色已發了紅——於是麵包做好了！

假如我不把送到手邊的麵包排列得恰好，它們就立刻倒塌，崩毀，走了原樣。因此，桌子對面的工人就罵我，把碎粉括到我的臉上。

大家對我都懷着敵意，不信任，好像誰都希望我做壞工作似的。

十八條鼻子，打瞌睡似的懶森森對着桌子動，每張臉好像沒一點區別，現出氣憤而疲乏的神氣。調粉器的鐵槓桿，發着吱吱的聲音——是我的前任在調麵粉，這是很喫重的工作，必須把七普特的麵粉，揉得跟橡皮一樣，有黏性，有彈力，其中更不許有一粒粉塊。這樣的調得最快，也得化三十分鐘。

烘爐裏，木柴爆裂着，鍋子裏，水沸沸的滾，桌子邊腳聲，拍打麵粉的輕輕的聲音。這些聲音形成一種連續的單調的音響，有時發出工人們動氣的聲音，也不能增添一點活氣。祇有在地板上搬送的學徒之間，發出一種陽氣的細小的聲音，這是十二歲的鼻孔朝天，嗓子柔和的孩子雅夏·亞杜火夫的聲音。他一會兒皺皺眉，一會兒睜大眼睛笑着，不住地講故事。所謂故事，是一個和尚的老婆，跟女兒喫醋。女兒當新娘了，把火油澆到女兒身上，或是捉住偷馬賊毆打的故事，和一些家神鬼，巫師，妖女，精怪之類的胡說白道。因為他那張嘴總是不肯休息，人家便給他響鈴兒的綽號。

據說，華西里·賽門諾夫老闆，剛剛不久以前——那是六年前的話——也是一個麵包工人，跟自己老闆的老婆有了關係，教女的用靴霜把喝醉的丈夫毒死了，就把

老闆的家財都收到自己的手裏，然後把女的打着，打着，直把她打怕了，因此她，祇要不碰他的眼，寧使跟老鼠一樣躲在地板底下過日子。大家把這件事瞧得很平常，當着日常茶飯講給我聽。而且在那些口氣之中，還帶着對於成功者的羨慕，我對這一點是瞧得出來的。

「他跑到外邊去，爲什麼不穿襪子呢？」

獨眼老人庫金，扳着陰暗的不高興的臉，對我說明了：

「喝醉了，老闆前天晚上剛剛大醉過呢。」

「他像有點傻頭傻腦。」

幾對眼睛帶着嘲笑和怒氣一齊望着我。鐵根好像同意地大聲說：

「瞧着，腦蓋會給割掉呢！」

由六十歲的庫金，直到從聖母守護節到復活節之間祇掙兩個盧布幹着搬送麵包的雅夏，大家談到主人的時候，幾乎都露出一種近於誇耀的感情——好像說什麼，華西里·賽門諾夫麼，就是這樣的人，再沒有比他更得發的傢伙了。他很放蕩，有三個

情婦，其中兩個受着他的虐待，另外的一個卻反過頭來要打他的。他很吝嗇，沒有好東西給工人喫，祇在每個休息日給一盤菜湯和鹹肉，平常總是一點肚裏貨。星期二五是青豆和加菜子油的黍米粥，可是工作呢，每天要做完七袋麵粉。調成溼粉，就是四十九普特，做一袋約化二個鐘頭。

「大家講起他來，神氣真怪。」我說。

烘工楞着聰明氣的白眼問了：

「什麼怪呀？」

「好像非常得意似的……」

「這是值得得意的！你要明白，老闆過去雖是一個平常的工人，現在連警察見他都脫帽呢！他不會寫，不會讀，會的卻是算帳。而且他管着這麼個場面，手下用毛四十個工人呢，都靠了會算計！」

庫金像教徒似的吁了一口氣，加上了說：

「耶穌基督，給了老闆不少智慧啦。」